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

### 第十回 進學塾苦攻書史 臥牀貪病人膏肓

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覺王官保長成七歲，金定女兒已是八歲，姊弟二人俱生得眉清目秀，王世成與妻子徐氏愛如珍寶一般。一日王世成向徐氏說道：「我兒官保，今年已是七歲，聰明伶俐，我想給他請一個先生讀書，才是正理。」徐氏道：「孩子讀書是最要緊的，將來飽學翻身，為你臉上爭光呢！」說得王世成歡喜不盡。次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已畢，吃過早膳，舉步出門。才走到南門城門口，迎面遇見一個人，也是住在一條巷內，姓侯名朗亭，乃是同行朋友。彼此見面，各問寒溫。侯朗亭道：「世成兄，你真正好福氣，昨日看見令郎生得品貌非凡，將來長成起來，不但克紹箕裘，且是一個富貴之相。」世成答道：「托福托福，小兒今年已經七歲，想請一位先生為他讀書，所以今日出來打聽打聽，哪裡有好的先生。」侯朗亭道：「極巧極巧，此地有一位錢正林先生，他是如臯縣人，卻是有名的一個飽學秀才，現在周府設館多年，因往返不便，將家眷也已搬來通州居住。去年周家小少爺縣考，名列案首；劉丞相的兒子也考戀十名之內。這位先生，真是文才淵博，我家第二個兒子，去年府進去從他，我在家裡的時候，盤問我家二小兒的學問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令郎如果要入學，在我看來，還是到錢先生館裡去的好。」王世成道：「承教承教，今日若不是侯兄說起，我哪裡曉得有這樣的好先生。待我就去會他，看他允不允？侯兄請了，少停有暇，到我行裡談談。我在行裡等候。」說罷，二人各自走散。王世成即匆匆來到周府上，見了錢正林先生，談起兒子官保附學之意，錢正林一口應承。王世成甚喜，回家對徐氏說道：「先生請著了，在周府裡，他是如臯縣人，秀才先生。」徐氏聽說，心中歡喜，就與丈夫說道：「你去擇一個好日子，送官保上學去。」世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即忙選了好日，備了香燭，寫了門生帖子，又寫了自家名帖，又封了一封贄敬，叫了行中一個出店司務，叫他拿了拜帖匣以及紅氈毯香燭等物先走，隨後世成父子一同走到周府上。錢正林見了這個小官保，頭光面滑，滿心歡喜，即便點起香燭，先拜了至聖先師，然後拜見錢先生，世成也走上來與錢先生作揖。錢先生便為他起個學名，叫做王有仁。

當下王世成就辭別先生，回到家裡。徐氏連忙問道：「官保坐在哪裡？先生見了，歡喜不歡喜？」王世成道：「官保坐在先生面前桌子上，先生見了他，甚是歡喜，便為他起了一個學名，叫做有仁。先生待他必定好的，館中同學的學生，也有六七個，都是斯斯文文的。而且周府房屋寬大，書房在花廳隔壁，庭心內栽種著四時花草，一走進去，花香馥鬱。書房裡面，擺設著古董玩器，四壁掛的俱是名人字畫。上席是孔子坐位。左邊一架自鳴鐘，叮嚀響亮。右邊是一方著衣鏡，明光透目。紅木楠幾，還用象牙鑲嵌。真陳設得富麗堂皇，這地方慢說坐在裡面讀書，就是我今日去坐一回兒，也捨不得走出來呢！」

徐氏聽見丈夫說得天花亂墜，也就笑逐顏開道：「聽你說來，這樣好書館，真是難得尋著的！」須臾日落西沉，王有仁放學回家，先拜了家堂祖先，然後拜見爹娘。世成夫婦好不快活！

光陰如穿隙之駒，又是將近年節。那日王世成忽覺身子疲倦，頭暈怕冷，就對徐氏道：「今日身體覺得有些不舒服，不高興店裡去了。」徐氏道：「大概你這幾天，向人家催討帳目辛苦了，且在家裡養息兩日，再去討帳不遲。」世成道：「討帳是慣常之事，且又不甚勞苦，何至於此。」徐氏道：「你不如牀上去睡睡，將息將息。」正說著，世成連叫了幾聲啊呀，口中吐出不少鮮血，隨身倒在牀上，好像眼目昏花，頭眩心跳，身子發抖。徐氏見他如此，急得手足無措，慌亂無主，就去燒了一碗茶湯與他吃。

一會兒，有仁放學回來。徐氏道：「我兒，你父親早晨起來，就叫頭暈疲倦，身子怕冷，誰知他就吐血來。」有仁聽母親這樣說，連忙跑到裡面去，走入房中，叫道：「爹爹，你怎生不好過？」世成看見兒子，兩淚汪汪的說道：「為父的今日雖有些不好過，不妨事的，你不要急，我明日就好了。」說著從被窩裡伸出手來，握住了有仁的手，喚道：「好兒子，去吃飯，吃過了飯，你與我到行裡去叫那個劉司務到家來。你不要說我有病，只說我家爹爹叫你到家裡去。」有仁聽見爹爹如此吩咐，連聲答應，勉強吃了一碗飯，說道：「母親，你去伏侍爹爹，我到行裡去了。」說罷往外就走，到店裡叫了劉司務，然後仍到學堂裡去讀書。

不多一刻，那劉司務來了。世成便叫劉司務道：「你與我到三條巷去請先生。」就叫徐氏拿了二百青蚨，封了一個請封，付與劉司務去請馮柏年先生來看病。那馮先生一乘小轎，即刻就到，邁步走進房裡。世成道：「馮先生，費心與我診一診脈，因我今日早晨有些身子怕冷，忽然間頭暈心跳，吐了兩口血。」

馮先生點了點頭，在懷裡摸出一副玳瑁眼鏡戴了，將身坐在牀沿之上，與他診脈，覺他左弦軟弱無定，右弦細數滯軟，再看他的面色，如同黃紙，舌苔中滯邊紅，而且張開口來，一陣宿氣難聞，搖首說道：「尊駕這個病症，不可輕視，乃係色慾過度，另請高明為是。」說了這話，立起身來，往外就走，上轎去了。

徐氏聽見馮先生如此說話，連藥方也不肯開，更加著急，更沒主張，忙叫金定女兒道：「你快快到學堂裡，叫你弟弟來家。你說爹爹不好，母親叫你快快回家去。」金定奉了母親的命，即忙走到學堂裡去，叫弟弟回家。有仁見姊姊來叫，就去對先生說道：「我家爹爹偶然抱病，我母親命姊姊來叫我回家去。」錢先生道：「你同姊姊回去就是了。倘你父親明日仍不好過，你便在家裡服侍父親。」有仁謝過了先生，收拾書包，隨同姊姊回家。

一到家裡，即忙走到房中，叫了一聲母親，問道：「爹爹如今可好一些麼？」徐氏道：「你不要大聲，你爹爹因方才先生來看過，先生說病勢沉重，不敢開方，叫我們再請高明。你爹爹聽見先生這麼說，他心中一急，正在那裡發暈，已經半個時辰還沒有甦醒哩！」有仁聞言，心中不由一嚇，說道：「這便怎處，待孩兒到牀頭看看。」便走到牀前一看，見父親身體一動，睜開眼來就叫一聲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回來了？」有仁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回來了。」說著伸手到父親胸前一摸，看他面上顏色焦黃，兩個眼珠深深的陷了下去。有仁見父親如此光景，眼淚汪汪，說不出的苦！低聲叫道：「母親，待我明日早晨去請一位先生來診治。」母子三人就坐在牀前陪了一夜。等到天明，有仁向母親道：「今日不要叫劉司務去請，待我自己去請罷！」徐氏就封好了一個封筒，交與有仁。有仁在母親手中接了封筒，往外就走到西門小板橋街上，請餘樹棠先生即忙回家伺候。少停餘先生乘轎到來，請到房內看了病人。餘先生診脈已畢，說道：「這個病症已入膏肓，用藥已無濟於事，待我開一個方子且吃吃看，倘若有效最好。不然，我也不敢胡亂開方，還是另請高明，免得耽誤。」那餘先生說罷，便開一個方子，即便起身去了。

王有仁忙將這方子，拿到藥材店裡去撮藥。那藥店裡的先生，向與他父親王世成是認識的，便對有仁說道：「我看藥方上的脈案，寫行十分沉重，並且有祟，故此藥力難效。你回去向你家母親說，必須請一個巫婆，看看香頭，齋齋祖先才好！」

王有仁道：「多蒙老伯伯指教，待我回去向母親說就是了。」

遂作了一個揖，取了藥回家。到了家中，有仁告訴母親道：「藥店裡先生說，要請一位巫婆來，問問仙人，就知道父親的病吉凶了。」有仁母親將藥煎好，拿與丈夫吃，看他總是精神恍惚，胡說胡話，心中實在著急！

次日，就請了一個巫婆來家，燒香點燭，口中喃喃說道：「你們當家大爺，因有前世冤鬼纏繞，要請一位吃長素的和尚，叫他念一千遍金剛經，才能退得這個鬼，如今你們天天早晨點香燭，晚上點香燭，還要化紙錢祭他，三天三夜，等那金剛經念好，我再來送他出去，那時就太平了，你們當家的大爺，病也就漸漸的好起來。」說罷竟自去了。

徐氏聽巫婆這般說，十分相信，就叫有仁道：「你去買香燭來，拿一副香燭，到天齊廟裡去燒香，叩求菩薩，請他們哪一位師父念一千遍金剛經，對他說，我家三天之內要用的，務必要為我們念好，要多少經錢，我們自當照付。你在菩薩面前許個願心，保佑爹爹病體好了，親到廟裡燒香還願，務必要誠心禱告，就去就來。」

有仁奉了母親之命，就買了些香燭，到堂前點了一副，又到家堂祖先面前點了一副，手中拿了一副香燭到天齊廟裡去燒香。走進廟門，到了大殿，便有香火來接他手中香燭，與他在菩薩面前點了。有仁跪在蒲團之上，連連叩頭，口中祝告道：「菩薩保佑我

父親病體好了，待他自己到廟裡來燒香還願，萬望菩薩在慈大悲，保佑我父親轉危為安。」又磕了幾個頭，將身站起，對香火道：「你們師父在哪裡？煩你與我請他出來，我有話說！」那香火道：「我家師父，他是忙得很的，哪裡有閒功夫，與你這小孩子說話。」有仁道：「不是別事，多只為我父親有病，要請你家師父念金剛經一千遍，要請師父出來對他講。」那香火道：「你要念金剛經，何必定要請我家師父，就是我家納雲小師父，也是一樣的，不要說你要念金剛經，隨便什麼經，他都會念，我去請他出來。」

有仁心想：「既這個老師父請了不肯，說是這納雲小師父也不妨。」他正這樣想，那小納雲已隨了香火出來，舉目一看，見是個七八歲的小孩子，便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有仁答說：「要念金剛經一千遍，你要多少經錢？我就拿來與你。不過在這三天內要用的，不能遲誤。」納雲道：「這是小事，我與你家父親是認得的，何必論什麼錢？但不知這經是在廟裡念？還是到你家裡念？」有仁一想：「母親只說要念一千遍金剛經，卻不曾說起在哪裡念。」一時回答不出。納雲道：「你且回家去問，到底在哪裡念，不妨去了再來。」有仁就匆匆回家去了。